檢查者 史錫永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第貳冊）共存拾肆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補修
裝式	蝶裝
卷數	志十五至十八
葉數	伍拾柒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七寸廣一尺一寸七分
邊口	白口魚尾標書名篇名幾下標頁數底闌標刊工姓名 左右雙邊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是冊原版最少除首卷六葉末卷四葉外第三卷僅存一葉餘皆修補版也弘徵桓均缺筆 缺大題在下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國家圖書館藏

後漢書志第十五　五行三

劉昭注補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虛危爲宗廟　廢祭祀　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　逆天時　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玄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在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卯郊譏運十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　則水不潤下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　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鄭玄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　厥咎急　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顓事有知不云謀也　厥罰恒寒　鄭玄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　厥極貧　鄭玄曰藏氣失故於人爲貧　時則有鼓妖　鄭玄曰鼓聽之應也　時則有魚孽　鄭玄曰魚蟲之生水而游於水者也　時則有豕禍　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　時則有耳痾　鄭玄曰聽氣失之病　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

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月令章句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來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爲水沂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嘗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曰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撿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

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管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即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以永享康寧之福無休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淵聖御名）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猱之意儌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合得復昌熾從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從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用害故曰樂也而猥

相黜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盡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謝承書曰陳宣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

魯詩遵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

天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

昔周公十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

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

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救以住立

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

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絶水去上善其言

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

疾行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

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

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

爲法卜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爲河堤謁者以病免

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

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流殺人巳水則地生蟲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

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

晉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冨太后攝政其兄

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虐
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
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子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外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邮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邮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外而賦稅不爲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秦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淸水盛長泛濫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

水虧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
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
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
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
人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譏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
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依
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
涌水為災

二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
兩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
郡國四十一雨水四
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六年
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
者好任殘賊殺戮不
辜延及親戚水當為血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
初二年潁川
襄城臨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
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
涉蘇於何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
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大
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
年司冀二州六水傷禾稼楊

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十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潟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

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漲地動土涌

淵聖御名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户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壞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爲見異衆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絕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録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六月雒水溢至津門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

南陽大水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永壽元年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

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山松書曰禱于龍堁）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袁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眷奮對策曰當温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 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馹房任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傳陰精凝而見滅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縣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

三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爲雹陰
侵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元初四
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雞
子殺六畜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杅殺人京
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
子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臣昭案尹敏傳晏
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對曰此皆
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
慮此二
者也三年雨雹大如雞子古今注曰順帝永建
六年郡國十二
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
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七年
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
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東
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
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袁崧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爲君帝兄有疾封爲平原王卒皆夭無嗣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隕地四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載石隕末鮮此篇所以重記石遠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爲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貫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

七年十月丙子越巂雷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

永寧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十

國五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閻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電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四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四年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吼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子寶曰論語撰輔像曰山土崩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鴈

夷厥榮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桀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割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爲爪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荆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幸共三分天

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榮合兵王作者也
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爭荆州於時戰
爭四分五裂之地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荆州爲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
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
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
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
出於是爲徵寧
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
蟲爲災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
六年詔勑徙歲水旱蝗
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
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
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
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
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
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
彌行兖豫謝沈書鍾離意議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
遭蝗穀不收民飢
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五月河内陳留蝗九
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
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
衆征距連十餘年識曰王失禮煩苛則
旱之魚螺變爲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
民用天地之性人爲貴今蝗虫
四起此爲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虫與民爭食居位食
禄如虫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

侯試明經此消災也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今法曰郡國）四十八蝗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禍也養奮對策曰陛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詩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袁本無鮮）甲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

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農經用不足殼斂郡國以給軍粮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爲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建安二年五月蝗

劉昭注補

地震　大風拔樹　山崩　地陷　蝗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水木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爲羸蟲之孽謂蝗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昨
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
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
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
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
鞮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
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
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
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
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
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
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
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
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一地震
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壞敗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邸

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
京樊豐等皆得用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
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
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
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弟兄閻顯等並用事
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
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
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
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巳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
宋娥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

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下綬歸田里
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
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
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
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
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
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
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
沖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
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
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事太后怒
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
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

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
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
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
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
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
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
色立以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官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
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
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
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
勝強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
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地也
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
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
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

百丈崩塡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
遣使募荆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
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
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
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
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白南地坼長百八十
二里其後三年正月暮梧鬱林合浦盜賊
羣起劫略民吏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
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

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
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
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爲
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
事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
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達譖政與
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
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
殺李固杜喬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
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
秉政相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

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来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縣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
黨泫工反玄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
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
常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
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
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
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
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
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
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
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瞽霧也是
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捽樹
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
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
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
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
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
黃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卤簿車
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
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

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録者

章帝七八年閒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録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内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已校尉開寵於是大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已校尉固等適還而西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

非時興故也

後漢書志第十六

後漢書志第十七　五行五

劉昭注補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人君厥咎眊尚書大傳作豬鄭玄曰豬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

厥罰恒陰鄭玄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厥極弱鄭玄曰天爲剛德剛氣失於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眞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時則有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伐書

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曾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鄭玄曰亂謂薄食關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

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爲文

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

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顗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弩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

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劭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劭宜丞相邴吉以爲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甘達大體令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

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怡然謂非己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此其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　千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兵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也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泰山松書曰長可百餘文襄楷以爲大

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王昭曰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易沉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殊其例斯衆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爲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閭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官者王室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博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氏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

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
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
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
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荅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京房易傳曰上亡天
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
相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
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
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齧殺人
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
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
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
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
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
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
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王內之人時

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官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嬖豎之意夫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汙處膩赭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是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

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相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

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
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
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
四年四月南宮
中黃門寺不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
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
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
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鯀叔安有齋子曰董父實
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
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開乘釁廢帝殺
后百官摠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
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
矯如白衣無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
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
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
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

而注曰撿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
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
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爲天子後曹公曰若天
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陞
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
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
共胷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
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
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
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

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
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終亦禍廢毋后）漢之徵至後宮而讙呼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
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靈帝時江夏黃
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
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爲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纘推求斯異女者代漢之爲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
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
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
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
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塚中有聲便語
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于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一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

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謝我以萬遺便出走會稽
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
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
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弟劉伯文爲相
勞問涕泣悲哀娥語同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還歸
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
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
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
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
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
妹幸爲便安之荅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
便可爲伴輒令黑過勑娥比舍蔡仲今發出娥也於
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
遂御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愕然嘆曰天下事眞不
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
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
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
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
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賈長房讀之曰告佗當
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溝
水畔頓汝足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
臾果至但聞人馬憑隱之聲前溝水便聞有呼聲曰
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
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絶曰死生異路
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
曰來春大疫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
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
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規藥曰此方
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開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
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
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
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未發柩明友奴冢奴猶活明
友霍光女婿說光冢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
應此奴常且走居民間無定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崖當男化爲女子時周羣亡言哀

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來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聞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塚移尸月令仲冬上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疹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

病温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温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 變不空生占不空言 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

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忍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晝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志第十七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瑁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建武二年

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蝕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閒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由而以自蝕爲文闕於所不見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爲說此偏舉一隅未爲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 日蝕說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爲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 春秋漢含孳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柱失射山崩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則和爲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諸象

何從則多爲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除考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蝗入入宮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本紀都尉訓以聞在尾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徵京房曰有小旱災史官不見郡以聞在畢五度畢爲邊兵八度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羣陽騷動所致見浮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興曰頃年日蝕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在畢五度畢爲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並日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丑蝕王疑王

在昴七度昴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邪氣欝欝蒼蒼宗多曰君責衆庶暴害之在胃九度胃爲廩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爲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爲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拾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侵在畢十五度畢爲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爲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古今注曰二十六年二月戊子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巳蝕下

有敗兵 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酉蝕遠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 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爲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爲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 在氏二度氏爲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 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候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蝕之時雒陽候者不見

八年十月 古今注曰十二月壬寅晦日有蝕之既 潛潭

巴曰壬寅蝕天下吉兵大臣驕橫 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

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荊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古今注曰閏八月 甲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甲辰蝕四騎旁大水 在尾十七度京房占曰王后壽命絕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食之潛潭巴曰戊午蝕夕旱穀不傷 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 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又別占云

庚辰蝕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 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柰平王蒼等來朝明

年正月蒼薨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
見佗官以聞日在氐四度星占曰天下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午
蝕久雨
旬望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京房
占曰三公與諸侯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日蝕三公
失國後旱且水臣昭以爲三公宰輔之位即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戌
死天下諒陰京房
占曰婚嫁家欲戮蝕有土殃主后
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族是月十九日
案本紀庚申幸北宮詔捕
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
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
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歷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
亥蝕子爲雄
觜觿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
收斂貪妬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
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之後
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爲斬刈明年
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溫禺犢王
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

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
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
非無儀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
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
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
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
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古今注曰三年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
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
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
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
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爲寇害西邊諸郡皆
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東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戊子蝕宮

室內婬雌必或雄京房占曰妻
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 在尾十度尾
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
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
立爲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
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
爲王者明父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
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爲積天子未知日爲之蝕 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
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
昏狀 古今注曰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 在須

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
崩 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柢畏天威懼
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
詔致咎徵去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
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
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爲尤深地動之
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
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坤陽今乃專
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
陽下圖其上造爲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
辰行度甚爲較明辟猶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有所
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荅天意十月
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事
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
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
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興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
納其言建光元年鄧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
地震日蝕任中官竟有廢立
之謀郃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
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 石氏占曰君
不見酒泉以聞 張王者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京房占曰
後有水 骨肉相賊在氏十五度氏爲宿宮宮中宮也時
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
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一度

隴西河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案馬融集

是時融爲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illegible]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荅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不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茀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illegible]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此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諱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疢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誡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孤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illegible]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illegible]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illegible]

宜特選詳譬審得其真鎮守二方
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潛潭
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
房占曰近臣欲戕身及戮辱後小旱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
謀滿玉堂京房
占曰君臣無別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
丁亥蝕匿

聞案張衡為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日
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為可勑北邊須塞郡
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
令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
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
侍張達等謀譖皇后入梁商欲作亂推考
達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戊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日蝕
已丑天下唱之

在東井三十一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
輿鬼為宗廟其秋西羌為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
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為繼嗣不興之
象

淵聖御名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

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
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潛潭巳曰丁卯蝕有旱有兵京房占曰諸侯欲戮後有裸蟲之殃）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
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
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
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卒以自傷後有水）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連愴傷心倚戾而悲慷慨長息曰善乎哉爲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
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
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
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
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
度京都宿也（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

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今月地入京師是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璜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奏冀怨援不爲隱諱使人陰求其短發擿上聞上以亡失候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卯蝕臣伐其主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爲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子食妃后專恣女謀主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潛潭巴曰丁未蝕王者崩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辛酉[illegible]謀主谷永上[illegible]

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各亡靈帝好爲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蔡邕上書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天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谷永上書賊飲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食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爲後宮口舌

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既蝕之後雲霧掩曖問曰詔問踐祚以來災青屢見頃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厲流行勁風拔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兩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丙子蝕自巳過午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河

六年四月丙午朝日有蝕之其月涘辰宮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朝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是時李傕郭汜專政表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僕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侯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午蝕後火燒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癸未蝕仁義不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己亥蝕小

人見事君子繫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征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巳皆解也畢爲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皇德傳史曰白虹貫下波軍晉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七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八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頓史成暈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僑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僑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不年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顗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曰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僑分爲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僑刺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僑如淳曰蝃蝀謂之虹雌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僑在傍如半蝃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五康曰僑如僑也宋均曰薰氣抱日輔臣納怎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其占曰事丈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時則天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爲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若社稷移主必有移民而去者也

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巳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搖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了命絶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搖土精填星之變易識曰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袁宏書曰

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昃書載韓馥與袁術書曰今出於代郡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日中星齒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袁紘書曰興平二年十二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是剋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後漢書志第十八